

目 录

- 从北京到布拉格 (1)
- 我驻捷大使馆活动侧影 (11)
- 布拉格漫游 (23)
- 捷克名城——卡洛维伐利 (31)
- 皮尔森啤酒——流淌在捷克人
 心田的甘露 (36)
- 浪迹天涯的吉卜赛人 (40)
- 斯洛伐克首都——布拉迪斯拉伐 ... (45)
- “王子打猎场”游记 (51)
- 一个流尽眼泪的村庄 (57)
- 在捷克打猎 (64)
- 信使来到大使馆的日子 (68)
- 外交官趣谈 (73)
- 外交丑闻 (92)
- 搏击在捷克“商海”的中国游子 ... (100)
- 冷战时期我国驻苏联大使馆生活 ... (119)
- 近看克里姆林宫 (148)

- 莫斯科“地下宫殿”——地铁 (157)
- 外交战线上的“暗器”——窃听 (160)
- 风风雨雨列宁墓 (165)
- 我所看到的莫斯科“酒鬼” (176)
- 死亡之旅——凄凉的风鲁特 (183)
- “黑奴自由之家”纪事 (199)
- 发生在利比里亚的一桩人命案 (216)
- 九人案 (224)
- “克什米尔公主”号空难揭秘 (235)
- 江青导演的一出外交丑剧——
 “蜗牛事件” (251)
- 联合国专家龚普生 (256)
- “铁腕”人物苏哈托含泪下政坛 ... (268)
- 好斗的女性奥尔布赖特 (276)
- 耶路撒冷之争 (281)
- 台湾的触角是如何伸进马其顿的 ... (292)
- 世界邪教面面观 (295)

从北京到布拉格

1971年7月15日，这是我远离北京、奔赴外交前线的起点，自即日起，我先后在捷克斯洛伐克、苏联、黎巴嫩和利比亚工作了10年。人生短暂，弹指一挥间。当我不知不觉度过10个春秋时，已是年过五旬，两鬓如霜，顾影自叹，无限感慨，托今忆昔，逝去的岁月时常在我的眼前浮现，在大使馆10年间所见所闻萦绕脑际，挥之不去，我只好借助笔墨，将残存于我脑海中的趣闻逸事，像放电影一样，一幕一幕流泻在纸上，以飨世人，并以自慰。

●依依惜别

这一天，北京火车站，月台上挤满了黑压压的人群，我夫人雪白、我的3个亲爱的孩子：李景、李平、李跃，还有外交部不少朋友，都到车站为我送行。他们围拢在我的身旁，有说不完的千言万语，有道不尽的离别

之情，过去都是朝夕相处，如今天各一方，难分难舍，我望着雪白和3个孩子，只见他们受着感情的压抑，个个眼中噙着泪珠，雪白呜呜咽咽地嘱咐我：“到国外要好好照顾自己。”这句话，可谓道尽惜别之情，使我黯然销魂，虽然我强逞欢笑，但心如刀刺——这人世间为何要有悲欢离合？离愁别绪，茫然不知所措，不知何日是归期，我这才体会到古人“黯然伤神者唯别而已矣”这一千古名言的意蕴。

突然，电铃响了，扩音器响起了为我们送行的嘹亮歌声，那歌声亢昂激越，一缕缕崇高的音流，将我浑身的血液鼓动得滚烫滚烫。

只听汽笛一声长啸，车轮转动了。送行的人争先恐后地涌向窗口，随着火车向前快步跟行，仿佛要随远行的亲友同车而去。凝望着窗外疾步跟行、急切切同我挥别的亲人，我禁不住泪眼模糊，心潮起伏，“挥手自兹去，萧萧斑马鸣”。再见了，北京！再见了，亲人！

车厢空荡荡，寥寥数人，我乘坐的包厢只有2人，其他厢多是铁锁看家。火车穿过高山大河向前行驶，在居庸关、青龙桥、八达岭一带，层峦叠嶂，地势高陡，奔腾飞动，争奇竞秀。

随着夕阳西下，夜幕降临，天上布满繁星，皎洁的月光把茫茫草原笼罩在银色的梦境里。万籁俱寂，只听见车轮的滚动声和偶尔从天空传来的飞雁的鸣叫声。

夜间11时，火车到达我国的北大门二连，要在这里停两个小时，调换车轮，旅客都下车到二连站休息。我乘着夜色与同事到二连一游。这是在60年代建成的新城镇，在昏暗的灯光下，散落着一些低矮的建筑物，街道也很窄。全城5000多人，大多是职工和家属。当时这里的居民生活

条件很差，一切食品都是从内地运来的，就连饮水也是从内地运来。

●蒙古大草原遐想

火车在嘹亮的歌声中，把我们带进蒙古境内，在广袤的沙漠中向前行进，举目远望，“浩浩乎乎沙无垠”，这就是一代天骄成吉思汗率千军万马南征北战，横扫中原，马踏欧洲的起点。

过了乌兰巴托，别是一番景象，但见小河潺潺流水，遍地青绿，铁道两旁不时看到成群的马匹在草原奔驰，从草丛可以看到时隐时现的牛羊。正如古诗云“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

苏赫巴托是蒙古的海关，火车进站后，旅客都打开窗户透风。想不到成千上万的蚊子像发疯一样从窗口蜂拥而入，直向旅客扑去，旅客叫苦不迭，我的面部几处被叮，又痛又痒。大家急忙行动起来扑灭蚊子，闹腾了一个多小时，才结束战斗。这时才知蒙古有两个蚊子大本营，这是其中之一，另一处在蒙古东部。据说1945年苏军东进消灭日军时，在那里首先遭遇了铺天盖地的“蚊阵”，蚊子把苏军将士叮得无遁身之地。司令官不得不发急电，请求国防部火速用飞机赶运蚊帐。苏军不得不先战胜蚊子，然后才去战胜日寇。

列车进入苏联境内，天蒙蒙发亮，东方升起鱼肚白的晨曦，西伯利亚原始森林，静悄悄地从乳雾中出现，火车在茫茫林海中飞速向前奔驰，这就是苏联穿越欧亚，行程万里的电气化铁路，真堪称人类一项大的工程。它正像一

座桥梁，把欧亚两洲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我打开窗户，望着冉冉升起的早霞，呼吸着从窗外透入的新鲜空气，静静地观望西伯利亚的景色。东方的旭日将天空涂上一层层金色，原野、森林一片寂静，挺拔的白桦树在晨辉的装饰下，更显得洁净秀丽。在我国旅行，到处看到的是人山人海，村庄密布，而在西伯利亚，沿途几乎不见人烟、房舍，惟有广漠恬静，辽宇悠空。

●贝加尔湖掠影

7月17日上午，正当我透过朦朦雾霭，欣赏西伯利亚的美好景色，只见前方的天际浮起层层白云，阳光从云隙中透出，构成一幅幅磅礴美妙的画卷，人间仙境般的湖泊，贝加尔湖到了，只见水天一色，无边无际，壮观之极。

贝加尔湖，就是我们祖先所说的“北海”，这里正是苏武牧羊的地方，早在孩提时代就听到苏武在北海牧羊的动人故事。公元前100年，苏武奉汉武帝之命出使匈奴被扣留，匈奴贵族对他多方威胁利诱，劝他投降，苏武坚贞不屈，匈奴将他发配到北海边牧羊，他“渴饮雪、饥吞毡”，历经人间艰辛长达19年之久。后来匈奴与汉朝关系改善，才将他送回长安，悠悠数千载，苏武一直是中华民族坚贞不屈的忠魂象征。此时此刻，我驰骋着辽远的遐思，向苏武的魂魄鞠躬致敬。

贝加尔湖是一个巨大的湖，它是世界上最大的淡水湖，湖长达636公里，和我国山西省从南至北的长度相近，平均宽48公里。列车沿着她美丽裙边的一角，要行走200多公里，历时五六个小时，才能从南岸绕到北岸。列车时而远

离湖岸，时而紧靠湖边，临窗凝视，只见湖水清澈见底，水中游动着的鱼，甚至那嫩绿的湖底苔藓都清晰可见，举目远望，“秋水共长天一色”，给人以奇妙的感觉。

贝加尔湖是一个发展的湖。世界上湖泊之多，不计其数，随着气候的变化，有的干涸，有的储水量减少，惟独贝加尔湖，湖面逐年扩大，储水量逐年增加。据科学家估算，贝加尔湖的淡水量占地球表面淡水总量的 $1/5$ 。

贝加尔湖是一个神奇的湖，它所生长的动植物之多令人惊叹，其中有 1500 多种动物和 1000 多种植物，在世界各地其他湖泊中所有的动植物大多可以在这里找到，而有些只有在这里才可以生长。有些植物如海绵等，只有在海洋中才能找到，最近苏联科学家也在贝加尔湖找到了它的栖身之处。

贝加尔湖最深处 1620 多米，是世界上最深的淡水湖，在世界其他各地，一般湖泊在水深 200—300 米处生物无法存活，而贝加尔湖就在湖的最底层，仍然有生物群安居，多年来这是个谜。据苏联和美国科学家联合考察发现，湖底多处有洞穴和裂缝，地底的热气从这里喷薄而出，致使水温增至摄氏 10 度左右，科学家还发现深水区內每年自然更换湖水 12.5%，全部湖水大约每 8 年可更换一次，深水区含氧较多，水温高氧气足，这就为生物繁殖滋生创造了条件。

苏联在建国初期，曾在这里建立了不少工厂，一时烟囱林立，车水马龙，后来有几家造纸厂也应运而生，使明镜般的湖水，涂上了五颜六色，据说苏联有几名科学家上书斯大林呼吁“拯救贝加尔湖”，斯大林阅后拍案而起，当即下令，将所有对湖水造成污染的工厂，限期迁走，才使

贝加尔湖保持了今日风貌。

●两个冬瓜引发的笑声

列车经过伊尔库斯克，有三位检疫人员（两男一女）在车厢出现，他们身着米黄色制服，头戴大盖帽，面带微笑，对旅客彬彬有礼。列车员逐包厢打招呼：“请注意衣着，苏联检疫人员一会儿就来检查。”

不一会儿，三位检疫人员由前向后开始检查。当他们来到我乘的包厢门口，点头示意，很礼貌地用俄语问：“你们是否携带瓜果、蔬菜？”我摆摆手。另一位手持萝卜、水果用生硬的中国话说：“这个，你们有？”我仍摆摆手，他们点点头，表示打扰你们了，招招手离去。按列车规定，任何人不准携带蔬菜、瓜果。由于苏联气候寒冷，蔬菜、瓜果价格昂贵，从国内到莫斯科的人经常携带，特别是夏天，总有人爱带西红柿，其实苏联的列车人员自己也带，只是免检罢了。

他们将各包厢检查之后，还要对公用的地方进行检查，重点是检查车厢顶柜，因为列车员携带东西，多是放在这上面。他们向上一指问列车员：“里面有蔬菜吗？”列车员有些心虚，故作镇静，摆摆手说：“没有！”话音刚落，突然列车颠簸了一下，只听一声巨响，两颗大冬瓜咕咚落地，车厢里顿时发出一片笑声，三个检疫人员也放声大笑，问列车员：“这是谁的？”列车员笑应说：“对不起！对不起！”不知检疫人员要怎么办，显得局促不安。大家也都屏住呼吸，听检疫人员要说什么，只听他们说：“以后再不要携带了！”说着手指一个较大的说：“这个大的归我们了！”他们

见旅客都在发笑，他们也忍俊不禁，边笑边将大冬瓜抱走。

●欧亚交界处

列车继续向前行驶，进入乌拉尔山，从山底到山巅布满原始森林，青翠茂盛，密不透风，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以西约 40 公里处，列车员告诉我们：“前面就是欧亚交界处。”

我们即临窗眺望。“到了！”随着列车员的话音，只见一牌标上面书“欧—亚”字样。火车疾驰而过。瞬间进入欧洲。乌拉尔山脉大气磅礴，景色秀丽，由南向北时起时伏，绵延 2000 多公里，它把西伯利亚大平原和东欧平原隔开，成为亚洲和欧洲的自然分界线。

●难忘苏联“老大哥”的一席话

7 月 30 日，我们到达莫斯科，在使馆休息两天，7 月 22 日我们又踏上了征程。

这是莫斯科直达布拉格的一趟快车，整个列车全是包厢，每个包厢分上下铺，乘坐 4 人，一应设备俱全。列车离开莫斯科，风驰电掣，不久便进入广袤的乌克兰境地，乌克兰大平原平坦宽广，无边无际，连座小山丘都看不到。绿油油的庄稼覆盖着这片大平原，成为绿色的世界。这就是苏联黑土层，称为苏联的粮仓。我奇怪地看到，这里并无水利设施。我曾问列车员小姐：“你们这里搞灌溉吗？天旱了怎么办？”她笑笑反问道：“什么叫干旱？”

“久旱不雨禾苗不会干枯吗？”

“我们这里不会久旱。”说话间，只听窗外沙沙作响，淫雨霏霏，遍地淌水。不一会儿雨停日出，天气晴朗。列车员小姐向我们说：“我们这里一年四季不缺雨水，越是热天，雨水越多，我自小还未遇到过干旱天气。”怪不得他们不搞水利设施，像这样雨水充足的气候，修建水渠又有何用。

列车经过乌克兰的首府基辅，上来一位 50 多岁的苏联“老大哥”，列车员将他安排在我们乘坐的包厢，这位“老大哥”的肚子太大了，挺出 1 尺多，活动起来呼呼直喘，我看到他行动太不方便，便将我睡的下铺让给他，将我的行李搬到上铺。他连声称谢。待安顿就绪，他问道：“你是亚洲人？”

我说：“是的。”

他仔细打量我一番，以肯定的口气说：“我看出来了，你是中国人！”

我一时纳闷，他怎么知道我是中国人？

我问他：“你是怎么看出来的？”

“我从你的衣服看出来的，”他手指我的中山装说：“你穿的是‘毛服’，是从毛泽东国家来的，我敢肯定你是中国人。”

这时我才恍然大悟，原来是这样，当时我国正在进行“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外交官在国外只能穿中山装，西装被认为是资本主义的东西，我当时穿的是一身黑色中山装，被他一眼就认了出来。

“你去过中国吗？”我问他。

他不无遗憾地说：“中国离我们太遥远了！”

他看了我一眼，很得意地说：“我虽然未去过中国，但

我太了解你们了，我的哥哥是专家，曾在中国工作过，曾参与修建武汉长江大桥，他在中国呆了两年，回来向我讲了不少关于中国的故事。”

我们不期相遇，越说越亲近起来，他一时兴奋，从包中取出一瓶白酒放在小茶几上：“今天能与中国朋友相遇太高兴了，咱们来个一醉方休！”我说：“好！”顺手从手提包中取出罐头、香肠，也放到茶几上，我们边吃边聊了起来。

当我谈到60年代赫鲁晓夫突然下令撤走苏联专家并向我国逼债时，他感情有些激动，手击床铺道：“这都是赫鲁晓夫干的，他伤了中国人的心，太对不起你们了。”他接着说：“我哥哥就是那时突然调回来的，临行和中国朋友拥抱哭泣，大骂赫鲁晓夫。”

我说：“这是中苏历史上不愉快的一页，好在已经过去了，让我们向前看吧！”

他突然问我：“你知道如今苏联人对中国是什么态度吗？”

当时刚发生了珍宝岛事件，两国关系正处于“冰冷时期”，对于他的突然发问，我感到奇怪，问道：“我愿听你说说。”

他故作神秘，面带微笑道：“所有苏联人都愿和中国重归于好。这是我的真诚之言，不知你相信吗？”

我问：“毛泽东同志在北京城的天安门城楼上向你们的边界谈判代表茨涅佐本团长说：希望你们好好谈判，谈出一个友好睦邻关系。这事你知道吗？”

“知道！知道！我从报纸上看到了，所有苏联人看了，都感到高兴。”

说着，他手指酒杯告诉我：“你看，如果这是一杯毒

酒，只要将它喝下去可以改善两国关系，我会毫不犹豫地喝下去。”

我听了这话很受感动，这是多么真诚的感情。

我们聊着聊着，列车快到捷、苏边界了，他告诉我，到前面一站他就要下车了，他起座收拾好行李，待列车停稳，他与我握别，临下车附耳告诉我：“1968年苏联捅了捷克一刀（指苏联出兵占领捷克），这是苏联的耻辱，你到了布拉格会听到骂声。”说着握手和我告别，我挥手目送，他走了几步踉踉跄跄又返了回来，我以为他落下了东西，他进门来了个90度鞠躬，对我说：“苏联做了对不起你们的事情，我感到内疚，希望得到毛泽东的原谅。”我被他这种真诚的感情所打动，深深感到中苏人民之间友谊的可贵。

列车翻越一座小丘，进入捷克境域，只有两个多小时便抵达布拉格车站。经过8天旅行，终于到达目的地了。我下车后早有大使夫妇、商务专员等迎接我。20分钟后来到大使馆——我们到家了。



我驻捷大使馆活动侧影

清晨，朝阳从天边喷薄升起，大使馆的铁门徐徐拉开，全馆馆员忙碌的一天便开始了。

使馆的每天活动安排都写在餐厅的黑板上，早餐时大家对当天的活动一目了然。不论外交官还是招待员、司机、厨师根据每天的安排，各就各位，紧张地工作。

大使馆的活动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大致都是这样：对外处理外交事务，外交官互相拜会、宴请、研究形势；对内，送往迎来、生活安排、安全保障。各项工作像钟摆一样，时刻都不会停顿。驻捷克使馆只有 30 多人，属中等使馆，和大馆相比，各项工作都相同，自踏入大使馆的那一刻起，便有一种紧张的感觉。

我到馆的第二天——时差尚未倒过来，便开始到任拜会，根据国家关系，依次为：阿、朝、越、巴（巴基斯坦）30 多个使馆的首席馆员和驻在国外交部远东司、礼宾司，

领事司以及服务局的官员。接着各馆首席馆员还要回拜，历时两个多月。

使馆有两个宴会厅，三个会客室，十多个外交官每天不是走出去，就是请进来，白天进进出出，你来我往；晚上灯火辉煌，觥筹交错，有时几个活动凑在一起，只能马不停蹄，一场赶一场，一天下来疲惫不堪。

我未涉足外交之前，总以为赴宴是一大享受，到使馆后，每天参加宴会，有时一天几场，有的官员一天五次进餐，我有几个晚上6点一场接着8点一场，丰盛的宴会，一点不吃也不好，只好当着主人的面往下硬塞，给肠胃增加很大负担，幸好尚未闹病。有些人曾风趣地说，当外交官没有副好胃口，就会败下阵来。

●国庆招待会

国庆招待会，是使馆一年一度的重大活动。我到捷后，第一次参加这一大型活动。招持会在国庆前夕，1971年9月30日下午1时至3时举行，只有两个小时，而为了这两个小时，全馆总动员要忙碌两个礼拜。

早在半个月前我们即召开全馆大会，对各项工作进行安排，从打扫卫生，布置环境，准备食品到发送请柬，每项工作都要落实，全体馆员都要投入这项工作。

9月30日各界客人准时来到，各种牌号的车辆在警察的指挥下，一辆接一辆进入使馆大院。使馆主要官员在门口，依次排列迎接客人，客人鱼贯而入，面带微笑，举手加额，祝贺国庆。先是在等候厅聚齐，等待主客，当时因两国关系冷淡，每年国庆节，虽然给总统和总理都发了请

束，但出席招待会的只有外交部和经贸部两位副部长。待客人到齐，打开客厅的两扇大门，客人便进入宴会大厅，顷刻间宽敞的大厅形成汪洋人海。整个招待会像是服装展览一样，各国外交官济济一堂，肤色不同，服装各异，男士们西装革履，衣冠楚楚；女士们长裙曳地，云鬓高耸。个个文雅、大方、风流、潇洒，眉宇间流露出微笑，频频举杯互相致意问候。我们的大使夫妇穿行于人流间，向各国大使和驻在国社会名流打招呼。其他外交官对应招待自己的朋友和客人。

在人头攒动之中，最忙碌的是招待员。我们使馆只有两名招待员，这时司机、花工、水暖工都身着白大褂，临时上阵扮演招待员的角色，有的送菜，有的送酒、饮料，有的撤换杯盘，个个一溜小跑，额部浸出汗水。

在招待会上，客人的话题很多，但不少人赞誉中国的食品。有些喜欢杯中之物的人，对茅台产生极大兴趣，他们也知道茅台的度数高，可以引燃，但经不起醇香扑鼻的诱惑，不禁一杯一杯下肚。有几位捷克朋友，几杯下肚后，幽默地问我：“还敢吸烟吗？”我说：“不要怕，我们已准备好灭火器。”

有些客人，平时只饮软性饮料，不知茅台之威力，一味贪杯，有几个人喝得酩酊大醉。赶快扶到厕所呕吐，大厅两个厕所的马桶、洗脸池到处都是污秽物。

下午三点，主人在门口送客，客人纷纷离去。直到最后一人离去，宴会才算结束，这时使馆馆员才更衣、进餐，然后清理大厅。全部工作完毕，时针已经指向12点，个个都疲倦不堪。

●神秘的罗马尼亚之行

国庆刚过，大家仍沉浸在浓烈的节日气氛中，突然接到国内指示，通知我赴我驻罗马尼亚使馆听传达。听什么传达？谁也不知道，总感到国内有重要事情要通报使馆。

在大使馆接到国内指示，真像是在战场上接到军令一样，丝毫都不能犹豫，我遂于10月13日一早起床收拾行装赴布拉格机场，乘捷克飞机，途经匈牙利赴罗。这是一架小型飞机，共有50多个座位，坐在我身旁的是一位中年男子，他见我手持红皮护照，惊问：“你是外交官啊！”并风趣地说：“我今天很荣幸，和外交官同乘一架飞机。”我问：“你是——”他急忙向我出示护照，说：“我是匈牙利人，工程师。”我说：“美丽的布达佩斯，我曾经去过。”他一听这话，感到高兴，遂向我介绍匈牙利的情况，我一心想着到罗马尼亚去听什么报告，心不在焉，只是听他讲。他可能感到自己说得太多了，想听我说，饶有兴趣地问我：“北京是世界文明古都，可惜我没有去过，太遗憾了！”我说：“欢迎你去北京看看。”说话之间，从广播中听到：“各位旅客，飞机将在布达佩斯降落，转机赴罗马尼亚的旅客，请在机场停留大约一个小时。”我跟随这位不期相遇的匈牙利人，走下舷梯，进入机场候机厅，在那里人声鼎沸，熙熙攘攘，他手指出口告诉我：“一会儿就从这里上飞机。”我挥手目送他走后，便向前走去，机场一小姐彬彬有礼近前一步问我：“是去布加勒斯特吗？”我说：“是的。”她看了一下我的机票，说：“还要等一会儿才上飞机。”遂引我到贵宾室休息。在贵宾室就座的有两对夫妇，我进门后，他

们都点头致意。听他们的口音像是德国人。我刚落座，服务员便送上饮料，热情、亲切，使人有宾至如归之感。一个小时只是个短暂的时间，在这样一个陌生的世界，好像时间被凝固一样。我背靠沙发静静地望着墙上的挂钟，一分一分地在等待，终于熬到了，贵宾室的门徐徐启动，进来一位小姐，招手让我们跟她去。我们几个——可能都是外交官，优先走向舷梯，然后其他旅客接踵而上。这是一架大型飞机，约有100多个坐席，正好这趟班机有罗马尼亚一旅游团回国，整个飞机座无虚席。从匈牙利到罗马尼亚正像从太原到西安一样，大约一个小时，飞机便徐徐降落。走出机场，远远望见驻罗大使馆馆员陆继新在门口接我，乍从外国人人群中走出，和中国人站在一起，自然感到亲切，谈笑间来到使馆。

驻保加利亚使馆武官李子木，驻匈牙利使馆政务参赞程绍良也在这里，他们也是刚到，也是奉国内指示来听传达。我们见面后，都不约而同地互相发问：“听什么传达？”都说不知道。搞外交的日子久了都养成一种习惯，不该知道的事，从不打听。我只是暗暗在想，有什么事为何搞得这样神秘。

当晚我和程绍良同住一舍。一宿静悄悄。第二天早饭后，使馆告诉我们9时整听传达。

到时使馆同志带我们来到主楼，大使馆政务参赞华光已在等待我们。华光同志是张海峰大使的夫人，以往她见到人，常是满面春风，笑口常开，今天却显得很严肃，只是握握手示意让我们落座。

她说：“我回国休假刚返馆，国内指定我向你们传达一个文件”。这时我们几个都取出笔记本准备记录，她摆摆手